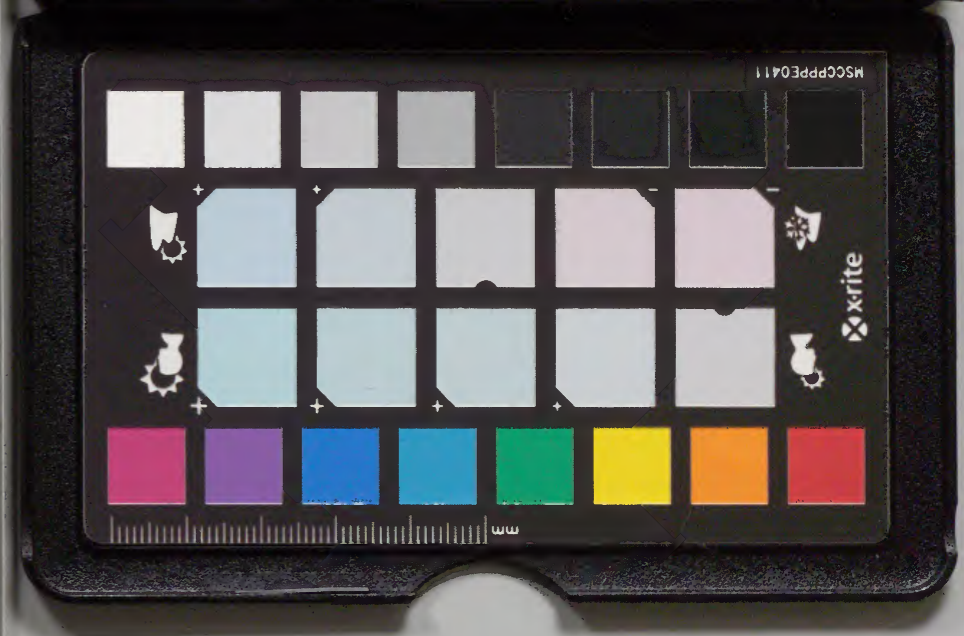


大藏一覽 十止

| | | | | |
|---|---|---|------|-----|
| | | | 一〇〇一 | 漢書門 |
| 一 | 一 | 〇 | 六 | |
| 一 | 二 | 八 | |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 | | |
|---|------|---|
| 三 | 一〇〇一 | 漢 |
| 一 | 六 | 書 |
| 一 | | |
| 冊 | 號 | 類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0016 |
| 冊數 | 11 (11) |
| 函號 | 211 8 |



大藏一覽集卷第十

第十

寧德優婆塞陳實謹編

第八宗說門之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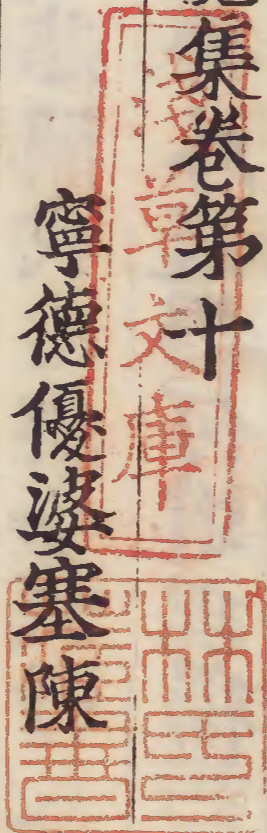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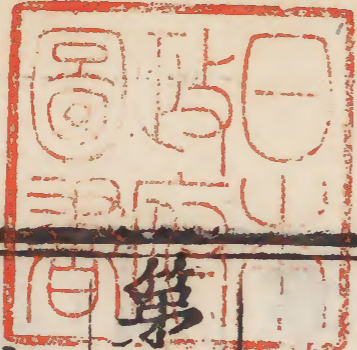
宗眼品第五十五 正傳品第五十六

旁出品第五十七 分派品第五十八

散聖品第五十九 流通品第六十

宗眼品第五十五 四則

誓首釋迦大慈悲 不立文字直指示



統要云世尊纔下生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
要天下太平琅琊覺云雲門可謂將此身心
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又因外道問不
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讚歎云世
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
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

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又一日陞座文
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
下座 又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
此珠作何色時五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
入袖却搗手云此珠何色王荅手中無珠何
處有色世尊嘆云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
示之便說青黃赤白吾將真珠示之便惣不
知時五天王言下悟道

正傳品第五十六 三十三則

爰自西天四七祖 直至唐土二三師

傳燈云初祖迦葉尊者於靈山會上百萬衆
前因世尊拈花獨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於汝汝可流布無
令斷絕仍授金縷僧伽梨衣入雞足山俟當
來佛慈氏下生傳付也 二祖阿難尊者問
迦葉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什麼

迦葉召云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
刹竿著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得優波鞠多
爲給侍因問鞠多汝年幾耶曰我年十七師
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荅曰師髮已白爲髮
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鞠多
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 四祖優波鞠多
尊者化度甚衆波旬恐怖將害正法尊者入
定波旬密持纓絡縻之于頸及尊者出定乃

取人狗蛇三尸化為花鬘軟言慰諭吾有花
鬘奉酬波旬引頸受之即變三種臭尸波旬
厭惡盡已神力不能得脫升釋梵天求其解
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神變我輩凡陋何能
去之梵王說偈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
起終無此理波旬受教投禮尊者哀露懺悔
匍多令其歸三寶竟尸鬘頓脫禮謝而去尊
者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

肘廣十二肘充滿其中尊者入滅以籌焚之
舍利建塔 五祖提多迦尊者因求出家匍
多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
為身心匍多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
出家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
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 六
祖彌遮迦尊者領八千大仙為徒聞提多迦
入國率眾迎奉謂提多迦曰昔與師同生梵

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
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尊者曰
支離累劫誠哉不虛彌遮迦乃捨邪歸正以
嗣祖位 七祖婆須密尊者常服淨衣執酒
器行或吟或嘯人謂之狂遇彌遮迦問曰師
何方來欲往何所彌遮迦曰從自心來欲往
無處師曰識我手中物否彌遮迦曰此是觸
器而負淨者師曰還識我否彌遮迦曰我即

不識識即非我又問名氏師答名婆須密彌
遮迦曰我師提多迦說佛語阿難吾滅後三
百年有一聖人名婆須密而於禪祖當獲第
七乃投出家度脫成道 八祖佛陀難提尊
者遇婆須密即前白言與師論義婆須密曰
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師
知義勝求度為嗣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昔
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情愛難捨故年已

五十口未嘗言足未嘗履佛阇行化至家見
有光騰謂其徒曰此家當有聖人口無言說
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父出致禮問
何所須佛阇荅言我求侍者曰我子伏馱年
已五十不言不行才見佛阇遽禮說偈父母
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最道
者佛阇荅偈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
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

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便行
七步父捨出家入道 十祖脇尊者將誕父
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
入既覺乃生後為佛阇執侍未嘗眠睡脇不
至席遂號脇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謁脇尊者問汝從何來師曰我心非往脇曰
汝何處住師曰我心非止脇曰汝不定耶師
曰諸佛亦然脇曰汝非諸佛師曰諸佛亦非

脇印可度之 十二祖馬鳴大士見富那問
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富曰汝欲識佛不識
者是馬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富曰既不識
佛焉知不是馬曰此是鋸義富曰彼是木義
富復問曰鋸義者何馬曰與師平出馬又問
曰木義者何富曰汝被我解馬乃豁悟 十
三祖迦毘摩羅尊者得法於馬鳴領徒入山
逢一大蟒盤繞師身與受三歸而去繼有一

老問評師問所止荅曰昔爲比丘樂靜時有
初學數來請益煩於應荅起瞋恚想命終爲
蟒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
十四祖龍樹尊者遇迦毘得法乃於座上
現自在身如滿月輪大衆唯聞法音不覩師
相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
無其形用辨非聲色 以上振字
馬第一卷 十五祖迦
那提婆尊者因謁龍樹知是智人令侍者以

滿鉢水置於座前提婆觀之乃以針投契於
龍樹即爲法嗣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曾
蒙佛記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遇於提婆蓋
符夙因得度之後因求法嗣見僧伽難提入
定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問曰汝身定耶心定
耶曰身心俱定羅多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
僧伽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 十七祖僧伽
難提尊者莊嚴王之子生而能言常讚佛事

厭於世樂七歲能偈告其父母誓首大慈父
和南骨肉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
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在家出家號僧伽
難提次謁羅多入道 十八祖伽邪舍多尊
者因風吹殿角鈴聲難提試問鈴鳴耶風鳴
耶舍多荅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難提曰心
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難提曰善哉繼吾
道者非子而誰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因

伽邪行化至扣其門鳩摩曰此舍無人伽邪
曰若無者誰鳩摩聞語知是異人開閤延接
以續祖燈 二十祖閤夜多尊者遇鳩摩入
國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縈疾瘵凡
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父爲旃陀羅行
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鳩
摩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
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

響相隨縱經萬劫亦不磨滅時閤夜多頓釋
所疑鳩摩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感
生感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
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
然汝若入此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
爲無爲皆如夢幻閤夜多夙慧頓發 二十
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父名光蓋母名嚴一尊
者在母胎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

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
回禮法身大士光蓋莫測其由問曰我是丈
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師却避之賢衆曰汝
婦懷於聖子當爲世燈吾故避之非重女人
也及盤頭出世智慧淵冲唯尚辯論爲衆之
首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
闍夜多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盤頭能修
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勤何故不可

闍夜多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若行歷於塵劫
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
師闍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
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
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
曰道盤頭乃師之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曩授佛記第二五百年出家繼聖後於那提
國常自在王家託生果遇盤頭得度 二十

三祖鶴勒那尊者七歲遊行聚落覩民淫祀
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
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壞由是鄉黨謂
之聖子出家成道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見
鶴勒那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曰無所
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
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
德而無我所故勒那預有識曰吾滅五十年

後當有難起嬰在汝身至時罽賓國王果滅
佛法至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
得蘊空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生死曰既
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恠於
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臂
亦墮七日而終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生時便拳左手終未能舒父領投於師子尊
者問其宿因尊者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

遽開手奉珠尊者曰吾曩爲僧赴西海齋覲
珠以付童子婆舍今還吾珠理固然矣即求
出家密受心印後隱南天王問所傳何宗祖
曰我從師子尊者而得王曰予聞師子不能
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
時密授信衣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
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
如故王悔致禮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往東印度時外道梵志既知尊者入境即鳩
諸徒曰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
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直詣王所梵
志怒之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之頂尊者
一指其山忽移彼衆頭上梵志歸投尊者愍
其愚再指之化山隨滅梵衆咸趣真乘 二
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乃大勢至菩薩之後
身幼失父母遊行閭里丐求度日人問汝行

何急答曰汝行何慢或問何性乃云與汝同
姓莫知其故

以上振字
函第二卷

二十八和菩提達

磨乃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因般若多羅
尊者受父王供施無價珠乃問諸王子此珠
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
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第
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
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

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
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
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
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
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
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
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般若多羅歎其
辯慧復問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

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而般若多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宜名菩提達磨師乃告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般若多羅荅曰待吾滅後當往震旦直接上根不可勝數時有一師名佛大勝分爲六宗一有相宗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五無德宗六寂靜

宗徒衆甚盛磨乃嘆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况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徧往論議六衆咸歸由是聲馳五印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師遣無相宗中首領波羅提諫之王怒問曰何者是佛荅曰見性是佛王曰性在何處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荅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

曰於我有否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者
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荅
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即說偈曰在胎爲身
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
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
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
王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荅曰即

大王叔達磨是也遽詔磨至王聞規誡涕泣
而謝王後疾作醫治弗瘳復詔叔磨爲王懺
悔厥疾有間磨念震旦緣熟具舟凡三寒暑
達于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也廣州表
聞武帝詔至金陵帝問曰朕造寺寫經度僧
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
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
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荅曰淨

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
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
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
渡江寓于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有僧神光
晨夕參承莫聞誨勵光自惟昔人求道尚喪
命亡軀我又何人立雪過膝師憫而問久立
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
甘露門師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

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
乘光即取刀斷臂師知法器乃曰諸佛最初
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易
名慧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法印
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
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
汝安心竟自余縑白信向迄九年已欲返天
竺乃命門人盍各言所得乎時道副對曰不

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
尼揔持曰如慶喜見阿闍佛國一見更不再
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
有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
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而告可曰昔如
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
我我今付汝并授袈裟以爲法信吾滅後二
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聽吾偈曰吾本來

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端坐而逝葬熊耳山後三歲宋雲奉使西域
回遇師于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云西天
去雲至具奏帝令啓壙只見空棺隻履存焉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因覽佛書超然自得
終日宴坐神人告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翊
日頭痛空中告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視其
頂骨如五峯秀出後造少室

得法傳衣
見達磨章

三十祖僧璨大師初以白衣謁可問曰弟子
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可曰將罪來與汝懺
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可曰我與汝懺罪
竟宜依佛法僧住曰已知和尚是僧未審何
名佛法可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
僧寶亦然居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
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可深
器之即爲剃髮云是吾寶宜名僧璨 三十

一祖道信大師見璨問曰願和尚乞與解脫
法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璨曰何更求解
脫乎師言下大悟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爲
童時信問子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信
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信曰汝無性耶荅曰
性空故信器之以上振字
函第三卷 三十三祖慧能
大師仕官之後家貧賣薪聞客讀金剛經悚
然問曰得於何人客曰得於黃梅師抵韶州

復聞尼無盡藏讀涅槃經乃爲解說其義尼
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
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
字人皆異之謁祖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
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
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異人乃訶曰
著槽廠去遂入碓坊因祖一日告衆曰各述
一偈語意相符則付衣法會下七百餘僧上

座神秀者衆所宗仰於壁書一偈云身是菩
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衆皆誦念師聞此偈謂同學曰美則美矣了
則未了有偈和之同學皆笑夜深師密倩一
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
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祖見此偈乃
泐召師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小
大遂有三乘頓漸以爲教門後以正法眼藏

付于迦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於此土
迨及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衣用付於汝師
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莊曰達磨初至人未
知信所以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
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師即南邁衆知共
逐至大庾嶺道明先到師擲衣鉢於磐石上
曰此衣表信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
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師曰

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
本來面目明當大悟師過南海寓廣州法性
寺因風颺刹幡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
動師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二僧聞語竦然
異之後中宗遣使薛簡馳詔不赴因問心要
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儻不以智慧照破煩
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
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不尔簡

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處凡不滅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

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言下悟禮謝還闕

振字函第

卷五

旁出品第五十七

二十四則

僧那

向居士

牛頭

牛頭巖

鶴林

天柱

鳥窠

雲居智

北秀

蒙山明

嵩嶽安

破竈

嵩嶽珪

無住

區擔了

洪州達

壽州通

信州常

廣州道

永嘉

司空淨

婺州策

忠國師

荷澤

不惟直下祇單傳 爭奈旁人皆有分

僧那禪師

見二祖

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

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真光之
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
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于險
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
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
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
許間隔未嘗有一刹那頃斷續之相

向居士

見二祖

致書云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

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
響根除煩惱而趣菩提喻去形而覓影離衆
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
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
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
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
無所失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答偈備

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
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
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詞措
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羗別何須更覓彼無
餘居士披捧遙禮密承印記振字函
第三卷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見四祖博通經史尋閱
般若曉達真空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
若正觀出世舟航投師落髮隱牛頭山有百

鳥啣花之異號曰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
四祖訪之端坐不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
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
起作禮問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
所止師曰還識信禪師否祖曰貧道是也因
引祖至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作怖勢師曰猶
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少選祖
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

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誓首請說真要祖
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揔在心
源戒定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
一切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
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
大道空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
無關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但任心自在莫
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

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
臥觸目遇緣揔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
爲佛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
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
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
牛頭山智巖禪師見四祖少爲郎將累戰有功
棄官出家隱舒州皖公山有同從軍者二人
尋訪謂師曰郎將狂耶何爲住此答曰我狂

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
生死何由得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後謁
融發明大事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見四祖
下牛頭
師威禪有僧扣門師問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
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為什麼不著師
曰無汝止泊處

舒州天柱崇慧禪師

見四祖下
威禪師

僧問如何是

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擁滯不是

智勝佛是什麼曰為什麼佛法不現前師曰
只為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
佛道可成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

見四祖下
威禪師

侍者會通忽

一日辭去師問何往對曰諸方學佛法去師
曰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
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乃領悟

天台雲居智禪師

見四祖下
忠禪師

僧問見性成佛

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
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備然如是
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云見性成
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
無所見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
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
曰究竟其理云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即
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

之人耶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處體相不
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
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
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
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
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
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
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了不了人師曰了尚

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

北宗神秀禪師

見五祖

祖以坐禪爲務師嘆曰

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求其道祖默識之師

有偈云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

逃走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

見五祖

參問初無解悟及

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率數十人追逐

至大庾嶺師最先見盧即擲衣鉢於磐石上

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師遂舉之

如山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乞開

示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

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

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

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

却在汝邊師曰某甲蒙指入處如人飲水冷

暖自知祖即我師盧曰吾與汝同師黃梅也

嵩嶽慧安國師

見五祖

有坦然懷讓二人參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言下知歸

嵩嶽破竈墮和尚

見五祖下安國師

嵩嶽有廟甚靈

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師見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破墮須

更有一人青衣峨冠設拜曰我本此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脫此生天特來致謝師曰汝是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拜而沒嵩嶽元珪禪師見安國師一日有異人峨冠而至從者極多稱謁大師師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

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
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
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誓首曰我
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辨
乎願受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
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
此理也我聞茫昧只求師戒師於是為受五
戒也

五戒之詳
本經可見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

見五祖下一日 鷓鴣鳴公相杜鴻漸問師聞否

無相禪師
曰聞鷓鴣去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鴉去無聲
云何言聞師曰聞無有聞非聞聞性本來不
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
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
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
滅聞無去來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
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

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如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為無相活鱖鱖平常自在

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

見性公禮而退

以上振字函第四卷

忽雷澄撰

匾擔山曉了禪師

見六祖

塔銘盛行于世云師

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自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

鳴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
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匾擔
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洪州法達禪師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

後見六祖

祖向道汝但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犂牛愛
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祖
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
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

久不明已與義作儻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
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而况經文明
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
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
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有所珍財盡屬
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是
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
無不念時也師蒙啓發以偈贊曰經誦三千

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
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
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名為念經僧也

壽州智通禪師

見六祖

看楞伽經不會三身四

智祖謂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
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
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
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

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
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
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
身便明四智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
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
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
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
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

那伽定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外也師禮

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

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

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染汙名

信州智常禪師見六祖問云蒙大通和尚示見

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願垂攝受祖曰彼有

何言句師舉大通問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

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

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

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

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

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

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誨示

祖曰彼說猶存見知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

偈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

一法守空知還似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
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
已靈光常顯現師聞偈已豁然荅偈無端起
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
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

見六祖

問曰涅槃經云諸行無

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且一切衆

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不審何身寂滅
何身受樂若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
若法身寂滅即同木石誰當受樂如是則一
切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
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
上乘法據汝所見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
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
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

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
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
枉受輪回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
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
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
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
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涅槃禁伏諸法
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
温州永嘉玄

覺禪師

見六祖

初謁振錫携瓶繞祖三匝祖曰

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
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
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眾無不愕
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
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
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意曰無

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
非意祖嘆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
覺矣

司空山本淨禪師

見六祖

後有中使揚光庭造

丈室求開示師曰天使為求佛耶問道耶曰
弟子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
欲求佛耶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
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

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
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再
拜而退回奏詔師入內召集諸禪與師闡揚
佛理有遠禪師出問如師所見以何為道師
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
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
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揔是假
名遠曰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

心本來是道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
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
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
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
有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
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經云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
爲實窮劫不能悟道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

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
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
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公聞語失
色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
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
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
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
了無心自然契道 又有志明禪師問曰若

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
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
曰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即是求見
聞覺知之者非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
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
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志明杜口
而退師又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
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

若會應處本無心方得名爲觀自在又真禪
師問曰道旣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
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
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
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
生二見如山僧卽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
二俱不實揔是假名一假之中何分二問曰
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

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
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不
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
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
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
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
一時休 又法空禪師問曰佛之與道俱是
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

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
強修道本無作大德強作道本無事強生多
事道本無知於中強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
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
師又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
道心此人不會道弃却一真性却入鬧浩浩
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 又安禪師問曰
道既假名佛亦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

生一劫是妄以何爲真師曰爲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揔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旣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况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公慙伏師又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

只寧 又達性禪師問曰禪師至妙至微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劫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旣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又偈曰善旣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

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
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
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覺時從何
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
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
又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
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
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亦無

別路

婺州玄策禪師

見六祖

有智隍禪師曾謁五祖

庵居二十年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真往
問曰汝坐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入定有心
耶無心耶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
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
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
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

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
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
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
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
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
此語未息疑情遂造曹溪請決而祖意與師
冥符隍始開悟

西京光宅寺惠忠國師

見六祖

肅宗待以師禮

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勅令
與師試驗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
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
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
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
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獼猴師第三問語亦
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
他心通在什麼處

僧問仰山長耳三藏第三
度爲什麼不見國師山曰

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舉前語問玄沙沙曰汝道前二度還見麼玄覺云兩兩度若見後來爲什麼不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趙州曰三藏第
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僧問玄沙沙既在鼻孔裏爲什麼不見沙沙云
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僧問玄沙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
生沙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辜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微問僧什麼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蕭宗問如何
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

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踏毘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作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 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什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無對又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

相作麼 師化緣將畢乃辭代宗宗曰師滅
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告檀越造取一所無
縫塔曰就師請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後詔真
入內舉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
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
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瑠殿上無知識真後住
耽源山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

見六祖

祖上堂告衆吾有

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
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
祖日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

分派品第五十八

一百四十八則

六祖法嗣唯南嶽清原二人見孫籙遠。南嶽攝馬祖直下分臨濟為仰二枝為仰至五代無傳。清原攝石頭直下分曹洞雲門法眼三派法眼至三代流入高麗也

南嶽一枝臨濟茂

清原兩派洞雲長

南嶽派 讓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

見六祖

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

來祖曰是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
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汗染即
不得祖曰只此不汗染乃諸佛之所護念汝
既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 又僧問如鏡
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
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曰像成後為什麼不鑒

照師曰雖不鑒照瞞他一點不得

以上振字函第五卷

南嶽第一世 馬祖

江西馬祖道一大師

見南嶽

僧問為甚說即心

即佛師云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
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
云向伊道不是物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
云且教伊體會大道 師匡徒曰讓師遣一
僧去俟陞堂時乃出問作麼生看他道甚言

句僧如所教回曰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

十年不曾闕鹽醋讓然之振字函第六卷

南嶽第二世大梅百文南泉大珠盤山鹽官

五洩興善東寺歸宗無業亮座主打地水老

龐居士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見馬祖問如何是佛祖云

即心是佛師言下契直入大梅山住二十年

祖令一僧去問和尚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

此山師云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云馬祖

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

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去任他非

佛非心我祇即佛即心僧回舉似祖祖曰梅

子熟也龐居士問師久響大梅未審梅子

熟也未師云你向甚處下口士云百雜碎師

云還我核子來振字函第七卷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見馬祖示眾云馬祖說即

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問州云上座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遂問師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 師擬遊莊其夜土地先報莊主預備師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排辯如此主云土地夜來報知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問和尚

既是善知識爲什麼被鬼神覷見師云土地

前更下一分飯

雲居云是賞伊罰伊。振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見馬祖

有律師法明謂師

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况文字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

又有三藏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爲三聚淨戒迴六識爲六神通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師曰若見性

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南宗實不可測又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坩人恁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律師杜口

又志座主問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
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象應翠
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
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
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
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
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
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

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
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爭
論又問何故不許誦經師曰如鸚鵡只學人
言不得人意經傳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誦是
學語人所以不許曰不可離文字別有意耶
師曰經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又衆生說
者文語非義得意者越浮言悟理者超文字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

參馬祖

大衆雲集次祖纔

陞座師乃捲却面前禮拜席祖便下座師
再參祖見師來取禪床角頭拂子豎起師云
即此用離此用祖挂拂子於舊處師良久祖
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遂取拂豎
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舊處祖便喝
師直得三日耳聾師侍祖行忽見一羣野
鴨飛過祖問是什麼師云野鴨子祖云甚處

去也云飛過去祖遂把師鼻扭師負痛叫阿
爺祖云又道飛過去元來只在這裏師因有
省師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忽一
日旣散老人不退而白云某甲曾住此山因
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
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
一轉語貴脫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
果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言下省悟作禮

云某甲已脫狐身住在山後乞依亡僧例師
次領衆云送亡僧衆皆罔測直詣後巖以杖
挑出一枚死狐依法火葬至晚上堂舉前因
緣黃蘗便問古人錯對一轉語墮野狐身轉
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云近前來與你道蘗
遂近前與師一掌師笑云將爲胡鬚赤更有
赤鬚胡振字函
第六卷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見馬祖因於市肆見一客

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
下刀叉手云長史那箇是不精底師言下有
省又見人擗喪訶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沈
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哀哀
師忽身心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見馬祖喚侍者云將犀牛

扇子來者云破也師云扇子旣破還我犀牛

兒來者無對

投子代云不辭將
出恐頭角不全

婺州五洩靈默禪師

見馬祖

到石頭問曰一言

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
召云閣梨師回首頭云從生至死祇是這箇
回頭轉腦作什麼師有省乃拗折拄杖 僧
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
可雕琢也無師云汝試下手看僧云此箇門
中始終事如何師云汝道目前底事成來得
多少時也僧云不會師云我此間無汝問底

僧云和尚豈無接人處師云待汝求接即接
僧云便請接師云汝欠箇什麼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

見馬祖

白居易問既曰

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
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
一也譬如江湖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
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何以分別問曰既無
分別云何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

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問曰垢即不可
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
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問無修無念何
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
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
執著忘即落無明此心要爾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見馬祖崔相公入寺見烏

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師曰烏雀還有佛性

也無師云有公云為什麼向佛頭上放糞師
云伊為什麼不向鷄子頭上放又問師以何
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
其柰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誓首
謝之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見馬祖刺史李渤問曰

教中道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
莫是妄譚否師曰使君讀萬卷書是否李曰

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
著李俛首而已李又問大藏教明得箇什麼
邊事師舉拳示之云還會麼李云不會師云
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李云請師指示師云
遇人即塗中授與不識即世諦流布

以上振
字函第

卷七

汾州無業禪師

見馬祖

狀貌瓌偉祖曰巍巍佛

堂其中無佛師禮問曰即心是佛實未明了

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又問如何
是祖師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
時來師才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云是什
麼師便領悟禮謝云某甲講得諸部經論將
謂無人能過若不遇師虛度一生爾 凡學
人問多荅莫妄想

洪州西山亮座主

見馬祖

祖乃問曰座主大講

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曰

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
講得經亮抗聲云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
麼祖云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祖召云
座主亮回首祖云是什麼亮豁大悟歸告聽
衆某甲所講經論爲無人及今被馬師一問
平生工夫冰釋

忻州打地和尚

見馬祖

凡學者致問惟以棒打

地而示之一日被僧藏却捧然後問但張其

口

洪州水老和尚

見馬祖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

祖云禮拜著師才禮拜祖便與一踏師大悟
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也大竒也大竒百千
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
去

襄州居士龐蘊字道玄

見馬祖

世儒爲業少悟

塵勞家珍數萬沈棄洞庭有女靈照常隨製

竹漉籬令鬻之以供朝夕謁馬祖問曰不與
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
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曾有
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
無生話一日因丹霞相訪見女靈照問曰居
士在否靈照放下籃子歛手而立霞又云居
士在否靈照便提籃而去居士將入滅令靈
照出視日午否照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

出看照登父坐合掌而亡居士笑曰我女鋒
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居士
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
間皆如影響枕公膝而化以上振字
函第八卷

南嶽第三世

嵩山
大安

黃蘗
古靈

石霜
趙州

長沙
祇林

子湖
普化

甘贄
五臺通

秘魔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

見百丈

侍次丈云汝撥爐

中有火否師撥云無丈自深撥忽得少火舉

以示云此不是火師忽省悟丈云欲見佛性
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方省已物不從他
得 師睡起與仰山說我適來得一夢汝試
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巖亦
來問評師云我適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
原看香巖乃點一椀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
於鶩子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

見百丈

丈問曰甚處來曰

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
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擲丈吟
吟大笑便上堂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
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裴相以所解一篇示師師接置於坐略不披
閱良久云會麼公云未測師云若便恁麼會
得猶較些子若形於紙墨何有吾宗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

見百丈

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你若
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仰山後問耽源如
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癡漢誰在井中仰山
再問為山如何出得井中人為山乃呼慧寂
寂應諾為山曰出也仰山曰我在耽源處得
名為山處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

見百丈

問曰學人欲識佛何者

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丈

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始終如何保任丈曰
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
領旨更不馳求 上堂云大安在為山三十
年來喫為山飯屙為山屎不學為山禪只看
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
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如今變作箇露
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趕亦不去
也 又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踈山聞遂徑

往彼請問值師泥壁次便問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豈不是和尚道師云是踈云忽遇樹倒
藤枯時如何師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
踈隨後云某甲四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因
緣來和尚何得相弄師云侍者討錢還伊去
囑云後有獨眼龍爲汝點破在踈後到明招
舉前話招云大瀉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
知音踈却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招云更使爲

山笑轉新踈忽有省乃云瀉山元來笑中有

刀遂遥禮悔過

統要
五卷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

見百丈

師本州大中受業

行脚事畢却回省觀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去
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一日因浴命師去垢
師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回首
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
在窻下看經蜂子投窻紙求出師觀之曰世

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出得其
師置經問曰汝行腳遇何人每每發言異常
師曰某甲蒙百丈指个歇處其師致齋請師
說法乃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
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
如佛其師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
事以上振字
函第九卷
趙州從諗禪師見南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

心是道師云可趣向否云趣向即乖師云不
擬又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
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
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師頓悟玄旨 師
尋常見僧來問云曾到此閒麼云曾到師云
喫茶去或云不會到師亦云喫茶去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
尚莫將境示人云我不將境示人云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云庭前栢樹子 僧問萬法歸
一一歸何處師云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
衫重七斤 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
師云喫粥了未云喫粥了師云洗鉢盂去其
僧契悟 師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云萬福
大王者云未到師云又道來也 黃龍南云頭
頭漏泄罕遇
仙陀侍者只解報客不知身在帝
鄉趙州入草求人 不覺渾身泥水 ○ 又云如
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

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為一枝草用佛
是煩惱煩惱是佛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
惱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
用免作麼 有婆令人送錢物至請轉藏經
師受施利便下禪牀轉一匝乃云傳語婆婆
轉藏已竟回舉似婆婆云請轉全藏如何祇

為轉半藏

或出大隨語
統要六卷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見南泉

上堂云我若一向

舉揚宗教法堂草深一丈事不獲已所以向
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
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
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光未發時尚無
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 師遣
一僧問同叅會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
未見南泉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僧回
舉似師示一偈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

未爲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僧問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
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 師
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
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
書作至尊得麼書曰恁麼恠不祇對時莫是
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
始劫來是个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

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
人喚作本來身

衢州子湖嚴利蹤禪師見南泉上堂云子湖有

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
即喪身失命臨濟下二僧到叅方揭簾師曰
看狗僧纔回顧師歸方丈師中夜於僧堂前
叫賊賊大衆皆驚有一僧從僧堂內出被師
把住云捉得捉得僧云不是某甲師云是即

是即是不肯承當

池州甘贄行者見南泉因化主至問是甚處主

云藥山者云還將得藥來麼主云未審有什
麼病者取銀百兩施之復云山中有人此物
乃回主尋歸山納疏藥山問何歸遽速主叙
前話藥山云遭賊了也急送還他主及送還
者云山中有人更添百兩施之內此統要
第四卷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見永泰常持一木叉每見

僧來禮拜即又却頸云那箇魔魅教汝出家
那箇魔魅教汝行腳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
也又下死速道鮮有對者

法眼代云乞命法
燈代云但引頸示

之玄覺代云老兒
家放却叉子待也

湖南柢林和尚

見永
泰湍

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

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才有僧叅便云魔來
以劍亂揮潛入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
言僧問十二年前為什麼降魔師曰賊不打

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什麼不降魔師曰賊
不打貧兒家

鎮州普化和尚

見盤
山

佯狂無度或城市或塚

間振一鐸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一日
臨濟令僧捉住云不明不暗時如何答曰來
日大悲院裏有齋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
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
拊其背有回顧者即展手云乞我一錢臨濟

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坐因說普化風顛知他
是凡是聖偶師到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
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指云河陽
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
眼濟云這賊師云賊賊便出去 師將示滅
謂人曰乞箇直教或與被襖或與布裘皆不
受時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
饒舌便受之告衆曰明日去東門遷化郡人

皆送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第二日南門
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西門方吉人出漸
稀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
人揭視之不見唯聞鐸聲漸遠盤山將順世
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或將頂相呈似皆
不契師曰某甲邈得山云何不呈似老僧師
打觔斗而出山云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

在

以上振字
函第十卷

五臺山智通禪師

見歸宗

忽一夜叫云我大悟

也明日歸宗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宗

云汝見什麼道理說似看師云師姑天然是

女人作宗異之

振字函第十卷

南嶽第四世

仰山王常侍

香嚴俱胝

靈雲道吾

未山臨濟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見為山

問曰汝是有主沙

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為曰在什麼處師從

西過東立為異之一日為問甚處去來師

曰田中來為曰田中多少人師排鋤而立為

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舉鋤而去

玄沙

云我若見即蹋倒鋤子僧問鏡清玄沙蹋鋤其意如何清云勿柰船何打破岸牛

忽有異僧從空而至師問近離甚處曰早離

西天師曰何太遲生日遊山翫水師曰神通

妙用不無閣梨佛法須還老僧曰特來禮文

殊却遇小釋迦

此出統要五卷

鄧州香巖智閑禪師

山見為

為問本分事試道

一句來師進數語為皆不許師請為說為曰
吾說是吾之見解於汝何益師徧檢諸方語
句無一言可對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於
是盡焚之泣辭為去抵南陽忠國師遺跡止
焉一日除草因以瓦礫擊竹作聲廓然省悟
焚香遙禮為山云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今
日事也乃述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

處處無蹤跡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
上上機為見向仰山道香巖擊竹會處有投
機頌仰云恐宿構來待某甲問過見巖便云
師兄頌未在更道師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
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今年錫也無仰
云如來禪還師兄會祖師禪未夢在師又呈
一頌吾有一機瞬目示伊若也不會別喚沙
彌仰云且喜師兄會得祖師禪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山見為

因桃花悟道有偈

三十年来尋劍客幾逢棄落幾抽枝自從一

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為印可從緣悟

達永無退失

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衆疑此語玄沙問地藏

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

襄州王敬初常侍

山見為

視事次米和尚至王

乃舉筆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

不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主往探其意米隨

潛聽主乃問昨日米和尚有甚言句不得相

見王曰師子齧人韓獪逐塊米聞乃省遽出

笑曰我會也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

龍見天

有尼到庵稍晚師

乃留宿尼曰道得即宿師無對尼去後師歎

曰我雖丈夫而無丈夫之氣擬往諸方參尋

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大菩薩來

為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菴師具

陳前事天龍豎一指示之師乃大悟凡參學到師唯舉一指別無提唱臨終曰吾得一指禪平生用不盡

襄州閩南道吾和尚

見關南常

因聞巫者樂神云

識神也無師忽省悟凡上堂披緋執簡作舞云打動閩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祇待

筠州末山尼了然

見大愚

因灌溪閑和尚到山

問如何是末山師云不露頂又問如何是末山主師云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師云不是神不是鬼變个什麼

以上纓字函第一卷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見黃蘗

在蘗會中第一座

勉令問話師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蘗遂與二十棒如是三問三回遭打乃告辭第一座云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行腳

去第一座遂白蘂云玄上座雖是後生却甚
奇特辭和尚時願垂提誨師明日乃辭蘂指
往大愚愚問什麼處來云黃蘂來蘂有何言
句師舉前話三問三回被打不知過在甚處
愚云黃蘂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
師言下悟乃云元來黃蘂佛法無多子愚搗
住云尿淋鬼子適來又道不會而今却道佛
法無多子你見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乃於

愚肋下連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蘂非干
我事師返黃蘂遂舉此話蘂云這大愚漢待
見痛與一頓師云說甚待見即今便打蘂遭
一掌蘂云風顛漢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
蘂云侍者引這風顛漢叅堂去 上堂云汝
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面門
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問如何は無位真
人師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僧擬議師托開云

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南嶽第五世

寶壽 鄭十三娘 興化

鎮州寶壽沼和尚見臨問胡釘鉸云汝還釘

得虛空否胡云請和尚打破來師便打胡云

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汝點

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問不知某甲過在

甚處州云祇這一縫尚不奈何胡於此有省

纓字函 第二卷

魏府興化存辨禪師見臨因同光帝云朕收

中原得一顆明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

珠看帝以手展幙頭腳示之師曰君王之寶

誰敢酬價帝大悅纓字函 第二卷

鄭十三娘見瀉十二歲時隨師姑到瀉山才

禮拜起瀉問這師姑什麼處住姑云南臺瀉

便喝出又問背後老婆甚處住三娘近前又

手立瀉再問三娘云早个呈似了也瀉云去

下到法堂姑云三娘道我會禪口如劍利今日被問揔無一語三娘云苦哉作這個眼目也道我行腳三娘後又舉似羅山云祇如三娘見為山焦麼祇對平穩也無羅云也不得無過云過在甚處羅叱之三娘云錦上更添花

統要第六卷

南嶽第七世

南岳湧泉與陽靜

南塔光涌禪師

見仰山

仰問我何似一頭驢師

曰見和尚佛亦不似仰曰若不似佛似个什

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仰甚肯之

僧寶傳上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

見西院明

問曰擬問不問時

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云若喚作棒眉鬚墮

落師言下悟

統要第六卷

南嶽第十二世

黃龍南

洪州黃龍慧南禪師

見慈明

問閑上座人人盡

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什麻處閑云早晨喫白

粥而今肚又飢師云我手何似佛手閑云月下弄琵琶師云我脚何似驢脚閑云踏鷲立
雪非同色時謂之黃龍三闕統要第六卷
南嶽第十三世黃龍心
黃龍祖心禪師見黃龍南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
禪師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
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言下頓悟後問
南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

語百計搜尋南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
心處自見自肯即埋沒汝也師時時往決雲
門語句南曰知是般事便休用許多工夫作
麼心曰但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
天回地轉南肯之僧寶傳下
清原派思禪師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問六祖曰當何所務
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師曰聖諦亦

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
之有祖深器之 師問石頭什麼處來曰曹
溪來師拈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曰非但
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不曰若
到即有也師云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
一半莫全靠希遷師云不辭向汝道恐以後
無人承當師令石頭馳書與南嶽回曰有箇
錡斧與子住山去頭到便問不慕諸聖不重
已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
頭云下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便
歸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頭云書亦不通
信亦不達乃舉前話復云去日和尚許箇錡
斧而今便請師垂一足頭便禮

清原第一世

石頭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

見清原

原問子何方來師

曰曹溪來原曰將得什麼來師曰未到曹溪

亦不失原曰恁麼用去曹溪作什麼師曰若
不到曹谿爭知不失師問曹谿大師還識和
尚否原曰汝今識吾否師曰識又爭能識得
原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以上振字
函第五卷

清原第二世

丹霞
大巖

藥山
長髭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見石
頭因入長安取第偶
禪客問何往曰選官去禪曰選官何如選佛
師抵南嶽一日石頭告衆來日剡殿前草大

衆各備鋏鑊剡草獨師以盆盛水淨頭於和
尚前胡跪頭笑而剃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
出便往江西謁馬大師未參徑入僧堂騎聖
僧頸而坐大衆驚愕報馬師至視之曰我子
天然師下禮拜曰謝賜法號因名天然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見石
頭

師坐次石頭覩之

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坩不爲頭曰恁麼
即閑坐曰若閑坐即爲頭曰且不爲箇什麼

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 從來共住不知
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
凡流豈敢明

潮州大巔和尚 見石頭問曰那箇是汝心師

曰語言者是被頭喝出經旬日師却問曰前
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
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
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言下大悟

潭州長髭曠禪師 見石頭問甚處來曰嶺南

來頭曰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
久矣只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
請頭乃翹一足師便禮拜頭曰汝見什麼道
理便禮師曰據某甲所見如洪爐上一點雪

清原第三世 龍潭 雲巖 船子 李翱 三平 韓愈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見天皇問某自到來不蒙

指示心要皇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

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
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
即堯師忽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道
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見藥山

師煎茶次道吾問

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吾曰何不教伊自
煎師曰幸有某甲在 吾問大悲千手眼那
箇是正眼師曰如無燈時摸得枕子吾曰我

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云徧身是手眼師云
只道得八九成吾云師見作麼生師云通身
是手眼 師掃地次瀉山云大區區生師云
須知有不區區者瀉云恁麼即有第二月也
師豎起掃帚云這個是第幾月瀉休去 師
不安吾謂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師
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吾云何不道非不生不
滅處亦不求相見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山見藥謂同叅道吾曰遇
有靈利座主指一箇來吾乃指夾山會向船
子處去船才見便問座主住什麼寺夾云寺
即不住師云不似又不似箇什麼夾曰目前
無相似師曰何處學得來夾曰非耳目之所
到師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
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夾擬
開口師便以篙打落水中夾省點頭師云釣

盡江波金鱗始遇夾乃掩耳師云如是如是

朗州刺史李翱

山見藥

慕山道風屢請不赴乃

躬入山謁之山執經不顧翱曰見面不如聞
名拂袖便行山召云太守何得貴耳賤目翱
遂回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
翱曰不會山曰雲在天水在瓶翱欣愜作禮
而述一偈 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
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各玄

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
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

翱又問如何是

戒定慧山曰這裏無此閑家具翱莫測玄旨
山曰太守保任此事直向高高山頂坐深深
海底行闔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

見大巖

初叅石鞏鞏每

以弓箭接人師才至鞏喝看箭師披襟當之
乃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扣弓
弦三下師便作禮鞏云三十年架一張弓只

射得半箇聖人

以上纓字
函第四卷

韓愈文公

見大巖

問曰弟子軍州事多省要處

乞師一句巖良久公罔措三平為侍者乃敲
禪床三下巖云作麼平曰先以定動然後智
拔云禮謝於三平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
侍者邊得箇入處

統要
七卷

清原四世

德山
清原

清平
洞山

投子
夾山

石霜

朗州德山宣鑿禪師

見龍潭

一夕室外默坐潭

問何不歸來師對曰黑潭乃點紙燭度與師
擬接潭便吹滅師乃作禮潭云子見什麼師
云某甲從今向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
明日潭上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
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
道在師遂取䟽鈔於法堂前秉起炬云窮諸
玄辯若一毫致於大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
於巨壑䟽鈔便燒於是禮辭 師抵瀉山挾

複子直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
丈偶瀉山坐次殊不顧盼師云無無便出至
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重具威儀再入相見
跨門便提起坐具云和尚瀉擬取拂子師便
喝拂袖出瀉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甚處
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瀉云還識
此人麼云不識瀉云此箇阿師已後向孤峯
頂上盤結草庵訶佛罵祖去在 師凡遇僧

參多以拄杖打僧云某甲方始禮拜為甚便
打師云你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師云汝上船
舡時便好與三十拄杖又有僧出師又打僧
曰某甲話尚未問為甚便打師曰待汝開口
堪作什麼 師垂示云我這裏無佛無祖達
磨是老狐臊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
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天菩提涅槃
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是拭瘡疣紙

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

雲門云讚佛讚祖須是德山老人始得琅琊
云諸方若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只如雲門與

麼道也是入地獄如箭 ○ 此統要
七卷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見翠問如何是西來

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

人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園師又云無

人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

得恁麼短師領微言後開堂日出家人須會

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
隨家豐儉諸人莫空氣高一生空度若不會
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
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講得天華亂墜只成
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僧問如何
是大乘師曰麻索問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
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麩作三箇蒸
餅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筑籬問如何是無漏

師曰木杓問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
典座師凡問答方便逗機語超格量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見翠微

初閱華嚴發

明性海次謁翠微問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
人微駐步少時又曰乞師垂示微曰更要第
二杓惡水作麼師禮謝而退微曰莫捺却師
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偶出雖趙州聞師之
名而未嘗識一日相訪見師携一瓶油自外

而歸趙曰久響投子到來只見賣油翁師曰
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趙曰如何是投
子師曰油油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見道

在為山作米頭

篩米次為云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為
於地上拾得一粒云這箇什麼處得來莫欺
這一粒子百千粒從這一粒生師曰未審這
一粒從什麼處生為呵呵笑晚上堂云大眾

米裏有蟲 師後參道吾吾曰我心中有物
久而為患誰可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
患吾曰賢哉 師居方丈有僧在窗外問咫
尺之間為甚不覩師顏師曰我道徧界不曾
藏僧舉問雪峯峯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僧回
舉雪峯語呈師師曰老大漢有什麼死急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見道

同吾去檀越家吊

喪師以手拊棺曰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

死也不道師曰爲什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
吊畢同回途次師曰和尚須與某道儻若不
道打和尚去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師便打吾歸院令師且去少間主事得
知不便師辭乃往石霜舉似前語請和尚道
霜曰汝不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
忽有省設齋懺悔後持鋏子於法堂上從東
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

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師曰
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

筠州洞山良价

見雲巖

師問巖百年後忽有人

問還邈得師真如何祇對巖云但向伊道即
這箇是師良久巖云承當這事大須審細心
猶涉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偈曰切忌從他
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
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

如如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見船因道吾至見師上

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問如何

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吾乃失笑夾疑下座

問吾吾曰和尚出世未有師在可往華亭參

船子去師乃直造師資相契語見船僧問從

上立祖意教意此間為什麼言無師曰三年

不食餅目前無饑人僧曰既無饑人某甲為

什麼不悟師曰只為悟迷却闍梨頌曰明明

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腳睡無偽亦無

真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

裏鳥啣花落碧巖前

法眼云老僧二十年作境話會浮山云直饒不作境話會亦未會在何故犀因說月文生字函五卷注出統要第七卷以上其

清原第五世

巖頭 雲峯 高亭 九峯 曹山

龍牙 欽山 蜆子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見德山與雪峯欽山爲友
師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喝師
便禮洞山聞舉乃云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
師因與雪峯同訪欽山至鼇山鎮阻雪師每
日祇是打睡峯一向坐禪因喚師起師乃喝
云嚏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三家村裏土地
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云某甲這
裏未穩在師云我將謂你他後向孤峯頂上

播揚大教猶作這個語話據你見處一一通
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峯云某
甲初到鹽官見舉色空義得个入處師云此
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因洞山偈云切忌隨
他覓迢迢與我踈云云師云若恁麼自救不
徹峯又云後問德山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
也無山打一棒云道什麼我當時豁然如桶
底脫師喝云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一一須從自己曾襟流出將來蓋天蓋地去

峯言下大悟云今日始是鼇山成道此出統要八卷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見德山九上洞山三上投

子因緣不契後參德山問從上諸聖以何法

囑受於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

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寧碎

身如微塵終不瞎却師僧眼示眾云我若

東道西說汝即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你

向什麼處摸擦

襄州高亭簡禪師見德山隔江見山遙合掌云

不審山以扇子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

以上纓字
函第六卷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見石霜師在石霜為侍者

因普會遷化眾舉首座住持師云明得先師

意始可住遂問先師道如古廟裏香爐去冷

湫湫去如一條白練去口邊生醜去首座作

麼生會座云明一色邊事師云未會先師意
在座云裝香來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時
脫去不得香煙纔起座遂脫去師撫背云坐
脫立亡即不無首座先師意未夢見在

此出
統要

卷八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

見洞山

問甚處來師曰踏

山來洞曰那个山堪住師曰那个山不堪住
洞曰恁麼即國內總被闍梨占却師曰不然

洞曰恁麼即子行个入路師曰無路洞曰若
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即與和
尚隔生去也洞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
住成尚書送供至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
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召曰尚書書應諾
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
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師云地獄未苦向
袈裟下不明大事最苦汝等在這行流十分

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子氣力不負平生行

脚汝若大事未辨且須履踐玄途大隱云人

肯羨當疏浪死生何時了日非惟袈裟下不

明大事最苦但巾釵下不明亦若若打大事

未徹且般若中下

箇種子當生必果

蕪州曹山本寂禪師見洞因辭洞山問什麼

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洞云不變異豈有去

耶師曰去亦不變異以上纓字師受洞山

寶鏡三昧五位顯訣正中偏偏中正正中

來偏中至兼中到

釋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

萬形象偏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

就事兼帶者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正非偏

此位最妙又曰君是正位臣是偏位臣向君

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

帶語又有三種滲漏一見滲漏謂機不離位

墮在毒海二情滲漏謂智常向背見處偏枯

三語滲漏謂體妙失宗機昧終始僧寶傳上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見洞山

師問翠微如何

是祖師意微曰與我過禪板來師過禪板微
接便打師曰打即任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
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過蒲團來師過
蒲團濟接便打師曰打即任打且無祖師意
師後問洞山如何是祖師意山曰待洞水逆
流即向汝道師頓明旨 示衆云祖教佛教
似生冤家始有學分若透祖佛不得即彼祖

佛謾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
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師又曰
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
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然祖佛雖無謾
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若透
得祖師過始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
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
無非須是自悟去也

京兆蜺子和尚見洞山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常採蝦蟇以充口腹夜臥白馬廟紙錢中華嚴靜師試勘真假先竄紙錢之間深夜師歸靜把住問曰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神前酒臺盤靜竒之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見洞山僧問一切諸佛法

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什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錦帳銀香囊風吹蒲路香以上纓字兩第

卷七

清原第六世

玄沙雲門

長慶太原

鼓山佛日

永光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見雪峯初出飛猿嶺頭觸

破腳指頓悟云達磨不來唐土二祖不往西

天更不出嶺示眾云諸人只因前塵色聲

香味等法而有分別便認此昭昭靈靈是汝

真實這個喚作認賊爲子正是生死根本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什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圓成正遍遍周沙界譬如日輪世間種種興營種種心行作業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日體還有多般及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此金剛體亦如是只如今山河大地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

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便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 又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作麼生接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見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瘖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作麼生接若接不得佛法無靈

有僧請益雲門門云汝禮拜著僧拜起門以拄杖拄之僧乃退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僧既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啞其僧於是省

雪竇舉了便唱云這盲聾啞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見雪峯因捲簾頓悟有頌

也大羌也大羌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

解何宗拈得拂子驀口打出悟宗集僧問高麗有

僧造觀音像明州上船眾擗不起請入開元

寺供養問師既無刹不現身為什麼不肯去

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觀相生偏法眼別云汝識得觀音未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見雪峯纔入門峯搦住云

是什麼師釋然契悟舉手搖曳峯云子作道

理耶師曰何道理之有峯印之 上堂云直

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

天涯以上纓字函第八卷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見雪峯上堂云此事若在

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麼

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

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

穀以此故知一劫有心天地懸殊若是得底
人道火不可燒口終日說事不曾道著一字
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著一縷
線幾箇到此境界 又云作麼生是聞聲悟
道見色明心乃云觀音菩薩將錢來買餠餅
放下手去元來只是饅頭 又云此事阿誰
無分有什麼不足處若大用現前不費一毫
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諸人惡業濃厚信

根淺薄突然起許多事擔囊負鉢遊州獵縣
觀山翫水這裏經冬那邊過夏受人欺謾取
人處分纔見老和尚動口便進步向前尋言
逐句求覓解會只是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
遠何時得休歇去然他老和尚不得已一期
方便一言半句通汝入路有一般略虛漢念
得滿肚葛藤到處馳騁驢唇馬嘴誇我解問
十轉百轉都無實地虛受信施作麼消得一

且眼光落地前頭將甚抵擬汝等既是拋却
師長父母行脚一等是踏破草鞋直須剔起
眉毛拗折拄杖一二十年徹頭辨取今世縱
然未得來生亦乃省力雖然如是直饒汝等
參得早是撒屎著汝頭上也是剜肉作瘡汝
且看他德山和尚見僧入門便打睦州和尚
見僧便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參頌曰舉
不顧即羗互擬思量何劫悟

太原孚上座

見雪峯

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

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
道在什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
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山罔
測乃歐之一拳師在庫前僧問如何是觸
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

不消一踢

以上纓字
函第九卷

杭州佛日和尚

見雲居膺

初到夾山夾問闍梨與

什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夾曰他何不來相
看師云和尚看他有分夾同師到堂中師遂
取出拄杖擲于面前夾云莫從天台得否師
曰非五嶽之所生夾云莫從須彌得否師曰
月宮亦不逢夾曰莫從他人得也師曰自己
尚如冤家從人得堪作什麼夾云冷灰裏有
一粒豆子爆

蘇州永光真禪師

見雲居膺

云言鋒若美鄉閔萬

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
不得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

見樂普

典園頭有僧辭

普曰四面是山汝向什麼處去僧無對普曰
下得語中即從汝去其僧請師代云竹密豈
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普曰非汝語僧

實告之

以上纓字函第七卷

清原第七世

羅漢洞山初

靜上座薦福古

漳州羅漢桂琛禪師

亦曰地藏見玄沙

師插田次僧

到問曰南州來師曰彼中近日佛法如何云
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
僧云爭柰三界何師曰喚什麼作三界 悟
空大師在會下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
堂師一夜問病安樂麼空云某甲與和尚緣
背師指燈籠云見麼空云見師云祇這個也
不肯空忽有省

出統要第十卷

國清寺師靜上座

見玄沙

有人問曰弟子夜坐

心念紛飛願垂示誨師曰如或閑坐心念紛
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
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
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
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
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
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

道也 師因觀教中幻義而述一偈若道法
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
亡而藉佛慈與接誘 世字函 第一卷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 見雲 門 問近離什麼處
師曰楂渡門曰夏在什麼處師曰湖南報慈
門曰甚時離彼師曰去年八月門曰放汝三
頓棒師次日上問昨日蒙放三頓棒不知過
在什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

師頓悟

世字函 第三卷

薦福承古禪師

見雲 門

示衆一句語中須具三

玄是佛知見諸佛以此法門度脫衆生皆令

成佛汾陽偈云三玄三要事難分

揔頌 三玄

得意

忘言道易親

意中 玄

一句明明該萬像

躰中 玄

重

陽九日菊花新

向中 玄

○

僧寶 傳中

清原第八世

法眼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

見羅 漢

上堂次子方上

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
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
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什麼作萬
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
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悟師蓋號○卅字函
法眼第四卷

清原第九世高麗炬

高麗國道峯山惠炬國師見法高麗遣使詔

回故國迎入主府師上堂指威鳳樓示眾云

威鳳樓為諸上座舉揚了還會麼儻若會且
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

重卅字函
第五卷

郢州大陽明安禪師見梁問如何是無相道

場梁指觀音云此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梁
急索云這個是有相底那個是無相底師言
下悟作禮却依本位立梁云何不道取一句
來師云道即不辭恐難上紙墨梁印可此出
統要

第十卷

清原第十世

投子青
北禪賢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明安

抵浮山圓鑒法席

看外道問佛因緣忽聞板聲豁然開悟鑒可
之乃曰吾昔受明安禪師真像并直掇皮履
令求法器以繼其宗乃示識偈題其首曰代
吾續大陽宗風偈云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
純靈苗蕃茂處深密固靈根

礎字
第六卷

衡州北禪智賢禪師

見福嚴

上堂云年窮臘盡

無可與大衆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
土田米飴煮野菜羹燒楮拙火大衆圍爐唱
村田樂何以如此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致
使時人喚作郎珍重

對字函
第三卷

清原第十一世

天衣懷
天寧楷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

見雪竇

上堂云林間翠竹

陌上黃花主伴交參共談斯事不用南詢諸

友東見文殊一時向目前叅取行腳事畢

又云鴈過長空影沈寒水水無沈影之心鴈

無遺蹤之意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字勉

函第
五卷

東京天寧道楷禪師見投問佛祖言句如家

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言句也無青曰

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禹湯堯舜也無師擬

酬之青以拂子撼其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二

十棒楷悟玄旨再拜即去青呼且來師亦不

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師以手掩耳僧寶
傳中

散聖品第五十九 六則 維摩 布袋

無著
傳大士

散聖慈悲來世上 語言流落滿人間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談不二法門至文

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文殊乃問維摩

維摩默然文殊讚言善哉真入不二法門出
統

明州布袋和尚常在通衢而立僧問和尚在
這裏作什麼師云等個人來日來也師遂於
懷中取一橘子度與僧擬接師縮手云汝不
是這個人 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放布
袋叉手而立僧云只此別更有在師拈布袋
上肩而去

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山將茄串向僧背上

打一僧回首山呈起茄串云是什麼僧云
這風顛漢山向傍僧云你道這僧費却多少
鹽醬

拾得掃地次寺主問汝因豐干拾得汝歸名
爲拾得汝畢竟姓名什麼拾得放下掃帚叉
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起掃帚掃地而去
無著和尚往臺山文殊迎問大德何方而來
云南方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云末法比丘

少奉戒律云多少衆云或三百或五百無著
却問和尚此間如何住持云凡聖同居龍蛇
混雜云多少衆文殊云前三三後三三無著
辭退均提童子送出著云適來和尚道前三
三後三三是多少子召云大德著回首子云
是多少洞山云欲觀其
父先觀其子

婺州傅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纔陞座以
尺拊接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誌公乃問陛下

會麼云不會公曰大士講經竟

以上出統
要第一卷

流通品第六十

二則

若不傳法度衆生 畢竟無能報恩者

宗鏡舉頌云假使頂戴塵沙劫身為牀座遍

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決定無能報恩者

富字

函第
九卷

又舉成實論云佛說內外中間之言遂即入
定時有五百羅漢各釋此言佛出定後同問

世尊誰當佛意佛言並非我意又白佛言既
不當佛意將得無罪佛言雖非我意冬順正
理堪為聖教

祿字函
第二卷

大藏一覽集卷第十

終



